

仁蒙古/

作家筆下看世界

談報導文學(上)

大家知道報導文學就是報導和文學的結合，兩者之間有連貫，兩者之間也有界限。但基本上既然稱之為報導文學，那它應歸於文學的範疇內。既然我們將它歸之於文學，那應給予一個周密的定義，最基本的：文學所需具備的條件它都具備。從文學史上來看，文學有四大基本形式：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目前文壇上較重視的是小說、詩、散文，戲劇創作不是沒有，而是很少，作品沒有那麼可觀。而小說、詩、散文的創作比較活躍一點，一般文藝寫作的訓練，都是先習散文而後詩、小說，散文可以說是最基本的文筆訓練方式，而詩是文字精華的結合，小說則是散文的大幅拓展。這些是我們對文學類型近百年來的基本認識。但是，在民國六十年左右，突然跑出個報導文學來。報導文學和上述的類型比較，那就是它的歷史很短暫，作品非常有限，所以它和其它形式是無法比較的，而且因為它的成果累積到目前為止太少了，所以也經不起分析。

可是為什麼最近這幾年報導文學又變成蠻熱門的呢？那是因為傳播媒體的關係，畢竟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傳播資訊的時代，報導與傳播媒體有着很深的關係，或許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報導文學佔了蠻重要的角色，有人對它有興趣，而開始從事創作。

但是基本上有一個觀念必須澄清的，那就是報導文學和新聞報導之間是有差別的。若說它與新聞有密切關係，但它又必須符合文學的某種尺度標準，無法符合新聞報導、新聞傳播那種又快又準確的特性。我們知道新聞要求的是快和準確，地球上發生了任何事，新聞就要負責將它又快又準確的傳播給大眾。這樣子新聞跟文學是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呢？我們知道文學家創作文學時，常常都是一個人關在屋裡，慢慢的想、慢慢的寫，要花很長的時間去闡述一篇文章。這種情形、條件又完全跟新聞報導不同。報導文學就是處於這種相當難堪的地位之中，因此實在很難給予一個詳細的界說。報導文學、小說、新聞這三角關係，它們有互通之處，也有互相矛盾之處，但是我們要學的是從中互相吸取長處，互相援引、引用，這可能是我們今日學習報導文學最有裨益的地方。

其實在抗戰期間就有一種叫「報告文學」的東西，這個名詞到現在還在使用，有些三十年代末的作家，目前還使用報告文學這個名詞。而在大陸，報告文學是有地位、有歷史根源的，大陸有位作家叫劉冰彥，他是一個日報的特派記者，他的文章一下子到西藏，一下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89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八八 特二八八

創 辦 人：張 其 湖
發 行人：張 其 湖
社 副 社：鄭 長 袁 李 葉 蕭
行 編 行 執：鄭 長 袁 李 葉 蕭
發 行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子到新疆，全國各地都跑，事實上大陸可以報導的人跟事、地，確實很多。他的文章非常的尖銳，不像台灣只報導一些鄉下耕耘的辛苦而已，他報導一些赤裸裸的政治鬥爭，完全不畏權勢的，這和台灣的報導文章有很大的差異。我們知道台灣報導文學萌芽於民國六十年，剛好是鄉土文學勃興之時，它們之間互相影響。我們知道當民國六十年時，文風已經西化到無法再西化的地步，許多西方光怪陸離的主義都被引用，台灣文壇幾乎沒有屬於自己本身的東西；整個人文完全向西方面倒，我們需要的不是這些，我們需要的是本土的，屬於傳統的，應該從傳統吸取養份的。

在這時我國發生了一連串的大變動，譬如說退出聯合國、匪日建交，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有保釣事件。這些都給國內知識份子帶來一個相當大的衝激，激起他們的反省，認為只有自己本土的東西才是自己的，因此就下鄉去挖掘報導，展開尋根的鄉土文學運動，才使得報導文學萌芽、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說報導文學的開始，是跟政治有互動關係的，是跟民族自覺這種強烈的情緒相連的。

那時我在輔大念書，我是讀第五年，我應該是因禍得福吧！這一年只修二個學分，無聊得不知如何打發，有次我到鼻頭角去旅行，鼻頭角是台灣最北的地方，是個漁村，風景非常漂亮。我在那兒住在一個漁民家裡，住了那個月。這一個月完全脫離了學校的生活，跟以往的生活圈也完全不同，就這樣我完全投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感受相當的深刻。此處我想提的一點，寫報導文學「身歷其境」是非常必要的條件。

從鼻頭角回來後，我就憑著一腔熱血把它寫下來，我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報導文學，寫了三萬多字，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登出來。這種文章見報以後的影響是什麼呢？突然間，很多人因此知道了這個地方，一大群人去那兒烤肉郊遊、開舞會……，使得這個純樸的漁村措手不及，也產生一些影響，好的一面是這個漁村被了解了，一些漁民的問題也被重視了。壞的一面是年輕人將都市沙灘的一面帶到這個寧靜純樸的漁村，破壞了它原來的面貌。由於這次的發表，讓我深深感受到報導文學這種廣大的影響力。

(待續)

《耕雲的筆》華岡詩社

都市詩選 ②

台北少年

走出這條窄巷
便可實現豪情壯志
路是無限的寬廣 母親輕聲說著
父親接著說 英雄出少年
17歲離家 一樣的心情
兩種叮嚀

直達台北
馬路車水馬龍 巷道摩肩接踵
而天空 竟被樓房剪成
不規則的一小塊面積
這容身立足的方寸之地
只夠睡覺 寫情書

送貨員或推銷員 以汗洗臉的馬路英雄
都是些無法面對自己的差事
薪水微薄泡麵過活 理想受困執不可忍

正當年少 有的是時間
換工作如換聯衣服
唯獨寫情書對情人肯定自己

才聽說不久 便已來到的風暴
團團籠罩 從大企業吹到小商店
紆因降價 裁員倒閉
風聲鶴唳尚未過境 勒草皆倒
過河卒子 終也無力守住
這一小塊台北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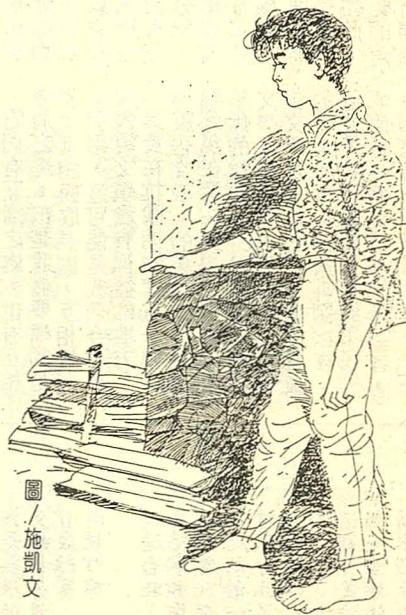
走入這條窄巷
便可看見窗口黯淡的燈光
休息才能走更遠的路 母親輕聲說著
父親接著說 留得青山在
18歲回家 一樣的心情
兩種安慰

——吳茂雄·台北少年

由豪情壯志的十七歲，到十八歲的失業落寞，由夢想變成夢魘。在我們面對層層築起的華麗建築，優待便利的都市生活之時，我們是否記起有些人都在都市某個陰暗狹小的角落裏暗自悲泣？在這麼冷漠的人情中，是不是需要一點溫暖？

譯蓮理/

親母的像想



圖/施凱文

個小男孩，我那隻狗培特也真是的，竟然沒有叫出聲音來提醒我！這男孩穿著一條破舊的褲子和一件因洗太多而變得破舊不堪的襯衫，另外，他的腳上也並沒有穿鞋子。

「今天我可以砍一點木柴。」他說。

「不過，我已經在『孩童之家』雇了一個男孩子了。」

「我就是那個男孩。」

那年秋天，我一直住在卡洛里納州的斯摩吉山，因為我很需要寧靜，所以我遠離了塵囂。雖然我的心裏感到十分煩悶，然而山上的新鮮空氣却使我更為專心地寫自己的文章。

除了寫作之外，我也想去看看南瓜、變紅了的秋葉，以及感受一下自由自在的獨居生活所給予人的興奮之情；這些願望我終於在一個屬於「孩童之家」的小房子裏實現了。這房子因積雪的緣故而與山下的村莊和整個人世隔離了，而那些環繞在斯摩吉山脈四周的濃霧，也使這個房子從人們的眼簾中永遠消失。

在我住進這個房子的時候，我拜託「孩童之家」的小姐為我找個男孩來幫我砍柴，以做為壁爐裏的燃料之用。大約一個禮拜之後，當我的視線從文章移開而向上看時，我嚇了一跳，因為我的面前正站著一

個小男，我那隻狗培特也真是的，竟然沒有叫出聲音來提醒我！這男孩穿著一條破舊的褲子和一件因洗太多而變得破舊不堪的襯衫，另外，他的腳上也並沒有穿鞋子。

「今天我可以砍一點木柴。」他說。

「不過，我已經在『孩童之家』雇了一個男孩子了。」

「我就是那個男孩。」

「你？但你看來是如此的小。」

「夫人，妳不要小看我，我有能力將牛奶送到托兒所去，而且在幾天之內，我能來回跑兩趟。」

「在這個強烈的寒風地帶嗎？」

「是的，如果你習慣了這裏的生活，那麼，你的手指就是凍僵了，也不會覺得難受。不過，我們的臉却常常被冷風吹得刺痛難忍，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手去遮臉的緣故，還好我自己有隻手套可以取暖，這是一些男孩所沒有的。」

「但，砍木柴却是屬於一種成人的工作啊！」

他對我微笑。

「夫人，我能夠辨認各種質地的木材，我在『孩童之家』做這種砍柴的工作已經很久了！」

「太好了。那邊有把斧頭，你現在就拿出試一試，看看自己究竟能做些什麼。」

我又開始繼續寫我的文章。起初，那種有規律的砍柴聲會干擾我的

思路，但不久之後，它們就不再妨礙我了。所以，我定下心来寫一個下午。

當我聽見那男孩的腳步聲朝我這邊走過來的時候，太陽正冉冉地沉落在寒冷的紫紅色山脈的後面。

「現在，我得回去吃飯了，明天下午我會再來。」

「對於你所做的工作，我會付錢給你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他的工作成績；我的隔壁房裏果然正放著許多砍好了的乾淨木柴。

「你砍的木柴竟跟一個成人一樣多！這真是一堆好木柴啊！」我給了他一些錢，然後說：

「明天可以再來，我很感謝你。」

「但，傑利，當你來到『孩童之家』的時候，你不過四歲而已，難道你至今還能記得你母親的長相嗎？」

他點頭說：「是的，我還記得。我母親就住在曼尼維拉城附近。」

當我知道他有個母親時，我實在很驚訝，同時，我也對她感到很生氣。她怎麼忍心捨棄這樣的一個好男孩呢？「孩童之家」雖然是溫暖的，那兒的人們也都非常仁慈，而孩子們更是一個個長得身強體壯，但是，他母親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四歲時的傑利一定長得跟現在一樣可愛、討人喜歡，他那善良的本性也一定在那時就已形成，這是每個人都能了解的。我心中充滿著一些我不敢問的問題，因為我怕觸及他的傷心處，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對他說：

「最近你會看見過你的母親嗎？」

「嗯！每年夏天我都能見到她。是她請我去的。」

聽了這些話之後，我真想大叫：「那你為什麼在這裏呢？為什麼你沒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又怎能讓你再度離開她的身邊呢？然而，我什麼話也沒有說。」

傑利內心感到十分地快樂，他說：

「她一有空就會從曼尼維拉城來看我。現在，她已經沒有在工作了，雖然她想買一條狗給我，但是『孩童之家』的人說，小孩子不能在這裏養狗，所以，她送我一套假日穿的衣服；而且去年聖誕節，她還送給我一輛腳踏車。我讓其他的男孩騎這輛腳踏車，只要他們答應小心地使用。」

我的心裏感到很紛亂，因為我正試著要去了解他的母親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她並沒有完全忘記他，但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除了貧窮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可以作為這問題的答案呢？

「我來把一顆大一點的石頭放在那個地方，只要將洞挖深一點，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傑利和我的狗培特已經變成一對十分親密的朋友。狗跟小孩的感情通常是勝過牠跟成人之間的感情，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共通的忠實與慧黠之心。

有一天，天氣相當冰冷，傑利緊靠著我坐在火爐邊，我那隻狗則躺在他身旁。我們看著正在燃燒的火焰。傑利突然告訴我一件他以前從未說過的事情。

「妳看起來很像我的母親，尤其是當妳坐在火爐旁邊時最像。」

「我來把一顆大一點的石頭放在那個地方，只要將洞挖深一點，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傑利和我的狗培特已經變成一對十分親密的友

「我來把一顆大一點的石頭放在那個地方，只要將洞挖深一點，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傑利和我的狗培特已經變成一對十分親密的友

長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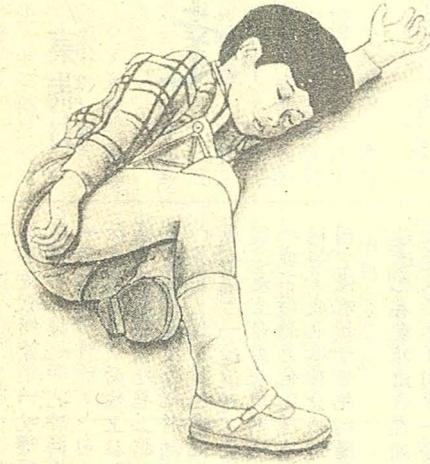
雪白/

「日子那樣無聲無息的淌過去，像開河後河上的水，不知道要流到那？」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日子……歲月流走了無羈的青春，夢幻遺失於無痕的風中，只留下無聲的喟嘆……

還記得曾執著於席慕容那未經風浪的「七里香」中，因它的那篇「渡口」而對情感更增添一分感激之情與憧憬；亦曾為那終生追求完美而不惜一死的刺鳥而激情落淚。少年情感澎湃，更曾為了尼采的「上帝之死」爭論不休。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施篤姆的「茵夢湖」、屠格涅夫的「初戀」給了追求悲劇美的我們無以名狀的悲哀，令人為之心潮盪盪，久久低迴不已。

年輕的日子總是如此，急於掙脫一切桎梏與枷鎖，只為了肯定自我，但不多時卻又推翻了自已。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總也去不掉那一具冥頑的外殼。如許苦行僧般的歷練，只因爲追求老子羽化的境界！

總以爲年輕是玩世不恭的，是徐志摩「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瀟灑；是鄭愁予「我達達的馬蹄，



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的不羈豪情，殊不知當我們想回顧、捕捉之際，才會猛然發現它竟是如此般的匆匆！

喟嘆與夢是年少的專利，於生命的青春年華中盈伴著我們。曾經幻想；曾經執著；亦曾經迷惘，即使心中有滿腹的不願，成長就得要割捨。還記得那首「青春」：

「遂翻開那發黃的扉頁，命運將它裝訂得極爲拙劣，含著淚，我一讀再讀，卻不得不承認，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

過去的日子有著太多的執拗與矜持，太多的浪漫與懵懂，那一段路程行程揉揉著太多失落的無奈；然而，如同指尖上的水滴落於池中，儘管會激出漣漪，終歸於平靜。

如今，辛棄疾的「爲賦新辭強說愁」的日子已遠去，而利那的永恒，却已迴盪於天長地久。

「過程往往比結果還美」，不是嗎？只要我們記得，我們曾經擁有這一方的陽光，不就夠了嗎？

社學牧畜/ 動物信箱預告

動物信箱會在上學期提到「飼養任何動物之最重要前提，就是愛，也就是把它們也當做是『我的朋友』，因爲萬物都需要愛，是給予，而不是汲汲於獲得。所以『愛護動物的人，不會變壞。』好吧！就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周遭，一起來愛護動物。」

動物信箱歡迎你來共同參與，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你

自從那天晚上在爐火邊的一席談話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談過任何有關她的事了。至於他有個母親——任何種類的一位母親——這項事實，讓我舒服了許多。

當我準備好要離開時，我對他說：

「傑利，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後一定會常常想你；而且，明天我們離開這兒之後，培特也會非常懷念你的。」

他並沒有回答。我靜靜地看著他爬上一座小山丘。我很希望他第二天能來這裏，但他人却始終沒有出現。

我將所有的行李都放進車內，關妥房門，然後開車到「孩童之家」去看他。我告訴住在那裏的小姐說，我就要離開這兒了，並請她幫我叫傑利出來，好讓我跟他說聲「再見」。她似乎感到很苦惱。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怕可能會生病，因為他並沒有吃晚餐，而且有個男孩說他在樹林裏散步。」

我突然覺得舒服多了，因爲我討厭說「再見」兩個字，同時我也知道我再也不到那兒了。這種分手方式對我們兩個或許會比較好。

「這裏有點錢，」我說：「妳不能幫我買一些東西做爲他的生日和聖誕節的禮物呢？因爲我怕我買的東西會跟他母親所買的一樣。如果由妳來代買，那他可能會得到不同的東西，譬如說，他就不會有兩部腳踏車了。」

她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著我，並且說：

「在山上並沒有足夠的空間來讓孩子們騎腳踏車啊！」

她那愚蠢的話語開始令我感到厭煩。

「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希望買一些她母親已經爲他買了的東西。也就是說：假如我不知道她已經買給他一部腳踏車，那麼，我也可能也會買一部給他。」

她依然注視著我，不久之後，她才說：

「我無法了解妳所說的一切，因爲他根本沒有母親，而且也沒有任何腳踏車。」

問，替你的小動物檢查與提供治療、指導。另外請附上病症情況與部位。

(二)徵「動物信箱之友」：你將獲取許多免費的動物資料，以及參加畜牧學系所舉辦的活動優先權，歡迎你的加入，只要寫明你的姓名、住址、系級，以及你最喜愛的動物名稱，有否病的小動物，請你寫信來告訴我們，你將立刻具有「動物信箱之友」的資格。不怕你不來，就怕你失去了這寶貴的求知與交友機會，切勿失去良機，請快到校內設有信箱的地方，投下你的信，就萬事OK！

我們的信箱位置設在：

(一)畜牧系信箱（大興館一樓）

(二)書城餐廳（超級市場旁）

(三)畜牧系圖書館（大功館一樓）

（上接第二版）

傑利——他依然覺得很快樂——以一種相當柔和的聲音說：

「我正準備用妳給我的錢去爲她買一雙白色的手套。因爲她喜歡這種顏色的手套。」

我除了說一句「那真是太好了」之外，其他我什麼也說不出來，因爲我實在是恨透了牠。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比麪包還重要的食物，那就是精神糧食，而這，只有在母親的身上才能找得到。當他的母親遠離他而自個兒居住在曼尼羅拉城時，他却正準備要爲她買一副手套。想到這裏，我就決定要留在這座山裏，直到我跟她交談並找出她爲什麼要把他留在「孩童之家」的原因之後才離開。不過，人的腦子實在有太多東西要思考了，彷彿每一陣風都能引起各種不同的新念頭。

我終於完成我的作品，但它並不曾使我感到很高興。我的思想又開始像駿馬一般奔馳，我決定到墨西哥去，然後，如果可能的話，再到其他地方。我沒有餘暇去見傑利的母親，因爲我正忙著離開這裏。而

